



XU XU XIAOPIN JINGCUI

徐 迂小品精萃

等 待

DENG DAI

上海书店出版社

I 26
320 - c1



徐
訐小品精萃

上海书店出版社

等
待

胡建强编

DENG DAI

XU XU XIAOPIN JINGCUI

丛书策划 龚建星
责任编辑 陆哨林
封面设计 柯国富

等 待

——徐汧小品精萃

徐 汧 著

胡建强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无锡古籍排版厂排版

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13千字

印数: 0001—20000

ISBN 7-80322-096-6/I·24

定价: 6.80元

前 言

一

对徐讦，我心仪已久。

那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他的成名作《鬼恋》，初识了这位文坛垦拓者。我为他那清澈的思想，敏锐的感悟和灵韵的笔致所感染。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我又四处寻觅，陆陆续续找来了他的《风萧萧》、《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在那些充满异国情调和空幻憧憬的情感宣泄中，我感受着徐讦对现实与未来、爱情与家庭的诗意的咀嚼，理会那时时在其作品中外溢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晶透的见地。

二

徐讦(1908—1980)，浙江慈谿人。原名徐传琮，号伯讦，亦署徐于。曾用笔名徐讦、史大刚、迫迂、丽明、东方既白等，使用至终的笔名是“徐讦”。

1927年9月在湖南第三联合高中毕业后，徐訏考取了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同时，开始以诗作和短篇小说散见于当时的北平及上海的报章。只是因为当时徐訏的志趣尚未在文学，所以其早年的作品，除《烟圈》、《气氛艺术的天才》等数篇短篇小说外，多已散失。经过四年的苦读，1931年徐訏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接着，留校进了心理学系作研究生，研修了两年。1933年夏天，徐訏离开了北京大学，到上海开始了他的创业。他先是在林语堂主办、陶亢德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做助理编辑；随后，与陶亢德一起主编了《人间世》半月刊。1936年3月，徐訏又与好友孙成合力创刊了《天地人》半月刊。以后，又主编了《作风》月刊、《热风》半月刊以及《笔端》半月刊等。1936年的秋天，徐訏买棹赴法，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继续他的哲学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1月，他回到了当时已成孤岛的上海，与冯宾符合作主编《读物》月刊。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任职的同时，他开始专事文学创作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开始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东西。”1942年赴重庆，仍在中央银行任职，并兼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1944年受聘去美国，任《扫荡报》驻美特派员，1946年返回上海，继续为《扫荡报》撰写社评。1950年，徐訏到了香港，仍继续写作不辍。曾经先后执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还在香港浸信会书院作过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一直担任香港英文笔会主席。为了稻粱谋，银行职员、大学教授、作家、新闻记者、文艺编辑等多种身份在徐訏身上历演了一番，然而为他最是倾心的还是文学创作。

徐訏擅长于各类文体的写作，诗、散文、小说、剧作、评论等无所不能，且多见佳篇。他一生的创作极为丰富，辉煌耀目的60余本结集作品，使徐訏无愧于全才作家的美誉。作

为小品作家，徐訏则是在主编小品杂志《人间世》时开始为人们所注意的。1939年他的第一本小品集——《春韭集》由夜窗书店出版。第二年，他迎来了散文小品创作的丰收光景。是年，仍以夜窗书店名义出版了4部散文小品集：《西流集》，《成人的童话》，《海外的情调》和《海外的鳞爪》；1948年悉收旧作的第六部集子《蛇衣集》出版。七十年代，徐訏在香港出版了《三边文学》（《门边文学》《街边文学》和《墙边文学》）。

几十年来，徐訏成了海外读者和评论家最为推崇的作家。

三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和体现。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反映一个时代，揭示人生真谛时，确乎应当在其作品中实实在在地透出自己思想的光亮和独特的人格，在心灵的激撞中，产生使读者有着发现自己的喜悦的共鸣作用。

徐訏有着渊深精博的文学修养，讲究艺术意境和艺术情调的映照，极为潜心地探究着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水乳交融。他的创作风格细腻，构思精致。《鲁文之秋》将簌瑟的秋景与沉重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不由得使人想起欧阳修的《秋声赋》；《夜》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冷静、客观、超然地让身心在夜的神秘之中漂泊，淡然处之。

大凡小品作家都难以抑制对理性的追慕，在徐訏则尤见强烈。或许因是他曾对哲学和心理学情有独钟且造诣既深，几乎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透溢出内涵着的浓浓的哲理和心理分析的意味，如《等待》、《论烟》、《威尼斯之月》、《“□□□□”“……”》、《谈幽默》等。他每每从寻常的感觉入手，撷取生

活横断面的一点一滴，依托于繁复具体的意象，透过丰富的隐喻性，以小见大，引伸出一系列深奥的人生哲理，揭示社会人生的某些重大问题。尤其是行文的轻盈飘逸，析理的深刻细致，常常使他的文章显现出一种苍凉的趣味，而这种趣味也是他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

徐訐心无成见，是一个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想象的作家。他感于国难就写国难，感于家愁就写家愁，始终以忠于写实为务，依凭着敏锐的感受力和晶透的见地，于平实中蕴藏着丰饶、深度和厚重。他特别偏爱小人物的悲哀，大自然的意趣，历史的感怀，生民的艰难……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每每在其作品中化为道义的使命感而裸露出来。《镜子的疯》、《“专一”与“永久”》、《文学家的脸孔》等不仅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耽于理论与虚幻的浪漫热情不无嘲讽，更执著于社会人生意义的思索，借助想象召唤内心对真理的服膺。这些“旨微而语婉”的讽世之作，变眼泪为嘻笑，化悲凉为幽默，以喜剧的笔法展现人生的悲剧，用戏谑的调子咏叹人生的艰辛。因此，与其说是在批评一些知识分子的浪漫狂热，理论脱离实际，不如说是在揭露和鞭挞压抑人的感情，破坏人的情愫，熄灭人的浪漫的冷酷势力。同时，那些透溢于作品中的轻淡的幽默和轻淡的诙谐，加之发人深思的议论和贴切精当的分析，使其作品的含蓄和明朗统一，幽默和警策渗透，从而于心灵的激撞中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特定生活背景中人生的痛楚。徐訐的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想象还表现在他的文学评论之中，《小说的浓度与密度》“表现了他思想的非惟不陈腐且有新见解”（隐地）。

散文与小说实在是一对孪生姐妹，有时确实是很难找寻到明显的区分标志的，至少在徐訐的笔下，散文故事化的倾向

十分的明显，俯拾即是。他确实善于讲故事。他的故事，常常是说得委婉、温馨、美丽而动听。《我的照相》、《太太的更正》、《忆旧与怀新》等在轻松平淡的叙述中，徐訏细细地刻画着笔下人物的细腻的心理，于情节的淡化中追求人生哲理意蕴的升华，而他自己也似乎在这之中与读者交融思想，渐渐地弥合着情感的距离。

徐訏具有传统的中国文人的淡泊和耿介。他服膺真理，找寻真理。他把对生活的挚爱、对理想的憧憬，以及“带狂的勇敢，带羞的怯懦，不宁的自卑与永挂着寂寞的自尊”精心地熔铸于笔端。那些与他的生命无法分割的冷静的笔触和刻意雕琢的瑰丽的文句，以及他的骨子里不曾失去的为生活所磨而不损，为岁月所埋不掉的柔情，足以代表徐訏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诚实、淡泊和勤劳的生命。

四

徐訏曾说：“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我有时很兴奋，有时很消沉，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激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

我仿佛又看见徐訏在隐晦晴朗的清晨，对寂寞的窗口，或者在黄昏与深夜，对寥落的咖啡座，抒写一些细琐小事中的感触，过去回忆中的留恋，唱自己心底的哀怨与人间名种的悲愁。这里没有好高骛远的理论，也没有以不知为知的题目，他所写的是他的切身小事，他所忆的是他的亲历生活。“点点滴滴感触，是自己的；零零碎碎的思致，是自己的”。（徐訏）

我有时想，咱们姑且不论徐訏作品的思想性如何，仅就其

60余种结集著作的数量之众和三个年代崛起于上海，至四十年代的终于名满全国，特别是1943年，他的著作在全国最畅销书中排名首位，风靡大后方，有人曾以1943年为“徐訏年”来赞誉他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确实也应该有他的实实在在的一席之地的。

“多少年不见天日
蚌壳内珍珠才发出异光
如许的森林变成泥土
但埋在山深中都是煤矿。”
（徐訏：《隐藏》）

胡建强
1995年3月

1 前 言	68 论中西的线条美
1 我的照相	75 论中西的风景观
7 太太的更正	83 谈中西艺术
16 忆旧与怀新	86 西洋的宗教情感与文化
20 夜	95 威尼斯之月
23 等 待	105 论 烟
29 性 美	111 “□□□□”“……”论
35 书籍与我	116 谈金钱
39 鲁文之秋	121 谈鬼神
45 镜子的疯	127 谈服装
52 “专一”与“永久”	132 谈幽默
56 文学家的脸孔	136 论睡眠
60 谈中西的人情	141 谈女人
	147 谈美丽病

151 谈友情

159 谈情书

166 谈 吃

171 民族性中的耐劳与耐苦

178 小说的浓度与密度

我的照相

《论语》的编者叫我交他一张照相，为《论语》两年纪念刊上用。当时我一口答应，以为这只要我回家时候，无论哪儿一找就可以找一张出来的。

我有许多朋友会照相，所以我也常常照相，照好相，他们送来了我一看之后就随便一放：比方我在看书，就夹在书里了；比方我在拿烟，我就放在烟罐里了；有时候我在教外甥女算术，就在反面当做黑板，一涂以后，她们就当“洋画片”一般去玩了。再或者是放在桌上，一天天的过去，碰巧那一天我写信给朋友，于是就一封而入，在反面写一句两句的打油诗，也是一件常事。

照相虽多，但除了考学校报名以外，没有正式用过，依赖摄影师的本领去谋事我没有谋过，依赖摄影师的本领去求婚我也没有求过。我常常怀疑照相会不像我自己的。我没有太太，因此我不备镜子，偶而在亲友家厕所被碰到，也不会诚心诚意捧出照相与镜子里的我去校对的，所以，我是没有在我自己照相上用过心思。

可是在别人人相上用心思，在我倒有专门研究的。开始是我在大学里听讲康德哲学时，听了二月后还是只有些糊涂的概念，后来忽然在一张康德的相片上悟到了“原来那么回

事！”于是我就放弃一切书本，专诚地搜集哲学家的照相来研究了；此法移用到文学：莎士比亚的精练，我是从照相知道的，拜伦的雄豪，我也是从照相知道的，雪莱的细腻，我也是从照相知道的，雨果的奇伟，李白的漂亮，服尔德的狂放，……我都是从他们造像上面知道的。那么现在以这些专门研究的经验来对自己照相用心思，我应当大可从容不迫的了。

一到家，就翻箱倒篋，Watson: Behaviorism 里找出了七张，前门牌罐里找出了十一张，康德《纯理性批判》里找出二张，《养鸡学纲要》里找出五张，马克斯《资本论》里找出一张，Eddington: The Natrue of Physical World 里找出三张，老子《道德经》里找出一张，张东荪译的《物质与记忆》里有一张，《论语》《大学》《中庸》中各找出一张，托翁小说里共找出十四张，一本波娃利英译本里也有三张，Sense of Beauty 里有二张，一只空肥皂匣里也有一张，字纸堆里翻出了八张半（半张被爬虫咬去了头），……一共有百来张相片吧，一张一张看下去，觉得都不是现在的我了，左思右想，感触非凡，踌躇不决者凡吸五枝香烟的工夫，乃闭眼抽一张，纳入信封内，自己不看，以免再行动摇。

第二天，会见编者先生，即双手奉他，谁知他一看之下，不但谢绝，反而双眼圆睁打出蓝青官话说：

“怎么把我的照相还我啦？”

我这才恍然大悟，这张相正是他送我的，我放在 Craven “A” 的烟匣里而带回家者；于是赶快谢过，抱头而回。这才泡好茶，摆上烟，细心选择自己照相起来了。

这一张太瘦，我现在难道还这么瘦？当然不好用；这一张眼睛无神，大概是那年痢疾后的照相，也不好；那张太年青，有

点像我妹妹，不好……一想太年青，这就觉得当挑苍老者为宜，盖我在《论语》上曾三次论女子，不苍老殊有所不该。定了标准，自然易找；于是一找就着，乃欣然就寝。

第二天会编者于语堂先生家，又双手奉上，以为这次总该满意了，不知他哈哈大笑。

“这张相可好极了！”语堂翁一见就高兴。

“是不是像？”我问他们。

“像极啦！”

“像谁呀？”《论语》编者奇怪地问。

“像辜鸿铭呀。”

我这才恍然大悟，盖语堂先生正在征求辜鸿铭遗像，而我是也不知道那一年收起来夹在书里的，昨夜会只顾“苍老”而忘了“我”！

照相被语堂先生扣留了，可是我还得找。回家又找了四小时之久，勉强强找一张，在它嘴唇上用淡毛笔画好了胡子，放到信封里，睡时已经一点多了。

第二天醒来已是十点钟，赶快拿去赴约，双手奉上编者，我想这次终可万事如意的了。谁知他又用蓝青官话说：“怎么，你又同我开玩笑。”我抬头一看，见是一张美丽香烟的洋画，我说：“不是你开我的玩笑吗？”

怎么说也弄不清，回家一查，乃知早晨我未起床时，我的外甥女将她玩厌了的洋画将我照相换去了，立刻追究，知已与隔壁男孩换了半支石笔；我乃辗转反侧，一夜未睡。一早就问隔壁姓王的男孩，他说已将它送给对门希腊的女孩，问希腊的女孩，知她在弄口与一个过路的小孩换了一个玻璃球，过路小孩叫我何处去找？自思此相之好处在胡子，既是画上去的，何不现在去照一张，现在我不有真胡子么了？

忽然想到某处赠送明星照片时，那照相不是好得姐姐们都称赞吗？这个照相馆可真好，幸亏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到了照相馆，他们正忙着照二个女子，叫我：“请坐。”我乃抽烟以待。

我足足抽了十三支烟。他们才来招呼我，我自然走到镜头前面去了。可是他拉住了我，注视我的面孔，前后左右者凡十来次。他又对照着看看他的样本说：

“先生，你先应当将头发梳好。”

“那么我明天来可好？”

“先生，这里是有梳子的。”

“但是，我不会梳我自己的头发，我的头发总要请理发师来理。”

“但是，先生，请坐，我们也可以替你梳。”

一位女子过来了，拿着梳子与油膏。当她在替我梳头发时，摄影师在旁指导：“左旁太多”，“油太少”，“太嫩”……

头发梳好了，这位女士喟然而叹：“依格头发几个月不梳啦？用了一瓶油还不顺服。”

我不响，向着镜头走过去。他对我说：“先生，请慢，你不愿在你下颊涂些白油吗？”好容易，他的架子很足，我自然该服从他，乃任他摆布。

“先生，你应当把眉毛画浓一点的。”

“先生，你睫毛也应当加浓些的。”

“先生……”我默然。照好相出来，才知道价目是十元，十天后可取件。

十天中，《论语》编者天天催，我天天约。我说，你先将我照相的地位空着，我一定在某日交卷。太器晚成，好相迟交。

我是用十元钱去照的。

这样，好容易等到十天，我到那照相馆去取去了。

“先生，是不是会弄错呢？这不是已故美国电影明星范伦铁诺吗？”我一看照相里的人不是我，自然有异议了。

“先生，像范伦铁诺还不好吗？”

“先生，可是我不愿意，我不是把我的脑袋让你照的吗？我哪有这样胖，这样……”

“依看看，该当码子真是猪头三，脱伊拍得格能漂亮法子，还要噜哩噜嗦。”旁边二个摩登女子半明半暗在骂我了，她们大概也来照相的。于是我说：

“先生，我的照相不是为大减价时作赠品的，我要我自己的相呀。”

“先生，你可知道你自已面孔是多么不……”

“先生，我知道，但是我不是明星。我要照相，就是要像自己。”

“先生，那么你为什么要到这里照明星像的地方来呢？你知道不像美国明星是不能算明星的。”

我于是抱着范伦铁诺的照相悄悄地出来。

半夜，《论语》编者又来电话催照相了，我说：

“朋友，原谅我吧！假如你无法处置你替我留的空白的话，那么在那里画上一只猴子去也好。你想想，亲爱的，说我是猴子进化来的我是无法不承认，但是，范伦铁诺不能算是我呀。时期已到，再去照是来不及了，这你总知道。”

“朋友，纪念号出了这样大的空白，你替我想想，叫我怎么对得起三万三千七百九十四读者！”

“那么，让我今夜赶一篇文章来作补白可好？”

“好，要是再失信的话，我可要把你面皮撕下来去制锌板。

去的了！”

一九三四，八，二九，深夜乃写此。